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二十八回 長老誤中吸魂瓶 破瓶走透金長老

詩曰： 為問西洋事有無，猙獰女將敢模糊。
防風負固終成戮，儼狃強梁竟作俘。
可汗頭顱懸太白，闕氏妖血濺氈毼。
任君憤脫金蟬殼，難免遺俘獻帝都。

卻說三寶老爺聽知轅門外刀下不見了人，一時未解其意，請問天師。天師道：「黑煙是火圍，白氣是水圍。」三寶老爺不信，說道：「既是他會水、火二圍，怎麼初然肯受縛而來？怎麼末後肯定供狀？」王尚書道：「似此綁縛，怎麼得脫？」天師道：「二位元帥不信，即時就見分明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有妖道身騎著八叉神鹿，手持寶刀，帶領姜金定、藍面鬼，還有一支番兵番馬，聲聲叫道要放火燒船，張天師不在心上，單要生擒金碧峰長老。」原來羊角仙人是個仙籍上有名的主兒，就是馬元帥、趙元遇擅便，縱然爭鬧一場，水火籃、軒轅鏡俱已付還他了，故此他又下來討戰。三寶老爺道：「果真的，這些番狗死而不死，著實是不好處。」天師道：「此時天晚，莫若抬將免戰牌出去，俟明日天曉再作道理。」

卻說羊角仙人看見了免戰牌，高叫道：「你們有耳朵的聽著，我們今晚且回，明日來單要你甚麼金碧峰出馬，其餘的倒不來也罷。」三寶老爺聽知他這等吆喝，心上老大的吃力。到了明日早上，請出王尚書來，大家計議。王爺道：「今日妖道再來，我和你說不得了。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還只在國師身上才好。不然連我等的性命都是難逃。」道猶未了，妖道又來討戰，不要別人，坐名要金碧峰長老。王爺道：「說不得了，只得拜求國師。」老爺道：「見教的極是。」

相見國師，國師道：「連日勝負何如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這個金蓮寶象國如何這等費手也？」長老道：「怎麼費手？」老爺道：「前日有幾員番將，武藝頗精，神通頗大，仗憑朝廷洪福，國師佛力，俱已喪於學生的帳下諸將之手，故此不曾敢來驚煩國師。近日出一女將名喚姜金定，雖是一個女流之輩，賽過了那七□二變的混世魔王，好厲害哩！好厲害哩！多虧了天師清淨道德，敗了他幾陣。不料他到個甚麼羊角山羊角洞，請下個甚麼羊角道德真君來。那真君騎一隻八叉神鹿，仗一口飛天寶劍，帶領了一個小道童：三頭四臂，一手就伸有三丈多長，硃砂染的頭髮，青靛塗的臉兒。連番廝殺來，諸將不能取勝。昨日天師三戰妖道，雖不曾大敗，卻也不能大勝。今日妖道又來討戰，口口聲聲不要他將交鋒，坐名要國師老爺出馬，故此俺學生輩不識忌諱，特來相懇。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貧僧是個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怎麼說個『出馬』二字。就是平常間，掃地也恐傷螻蟻命，飛蛾可惜紙糊燈。」三寶老爺心裡想道：「國師這個話，是個推托的意思。」王尚書心裡想道：「國師推托，我們下西洋的事，就有些毛巴子樣兒。」只有馬太監在座，倒是個肯說話的，他說道：「既國師不肯出馬，不如暫且寶船回京，奏過萬歲爺再作道理。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怎麼暫且回京？」馬公道：「用兵之道，進退二者。今日既不能進前，莫若退後。若做個抵羊觸藩，進退兩無所據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們都不要慌，待貧僧出去看一看來，看看仙家是個甚麼樣子。」馬公道：「看也沒用處。」長老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：『三教元來是一家。』待貧僧看他兒，不免把些善言勸解他歸出去罷。」馬公道：「道士乃是玄門中人，不比釋教慈悲方便。倘或他動了火性，饒你會說因果，就說得天花亂落如紅雨，怎奈他一個不信，他尊口噉然佯不知。不如依俺學生愚見，暫且回京的高。」長老道：「欽承王命，兵下西洋，豈可這等半途而廢？待貧僧去勸解他一番，看是何如。」

長老站將起來，把個圓帽旋了一旋，把個染衣抖了一抖，一手托了紫金鉢盂，一手拄著九環錫杖，念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把個鬚鬚抹了一抹，竟下寶船而去。王尚書走向前來，問說道：「國師哪裡去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去勸解那個仙家，叫他轉回山去罷。」王爺道：「你把自己的性命都不當個性命。雖說你佛門中曾有捨身喂虎、割肉飼鷹，那卻是個朝元正果。你今日身無寸甲，手無寸鐵，旁無一人，光光乍兒前臨勁敵，豈不是個暴虎馮河。倘或有些差池，怎麼是好？」長老道：「有個甚麼差池？」王爺道：「國師忒看輕了。昨日天師帶領著許多人馬，況有令牌符水隨身，況有天神天將救護，況有草龍騰空而起，偌大的本領，尚不能取勝於他。你今日赤手空拳，輕身而往，豈不是羊入虎口，自速其亡？依我學生愚見，還帶一支人馬，遠壯軍威；還帶兩員將官，隨身擁護。國師，你心下如何？」長老低了頭，半晌不開口，心裡想道：「天師雖則是外面擺列得好看，內囊兒怎比得我的佛力。」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貧僧也不用人馬，貧僧也不用將官。」馬公道：「國師可用一匹腳力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也不用腳力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你們只管瑣瑣碎碎，國師，你去罷！全仗佛爺無量，俺們專聽凱歌旋。」長老把個頭兒點了一點，竟下寶船而去。長老去了，馬公道：「國師此行不至緊，我們大小將官和這幾□萬人馬的性命，都在他身上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這些性命都在他身上？」馬公道：「我們當初哪曉得甚麼西洋，哪曉得甚麼取寶，都是天師、國師所奏，故此才有今日。到了今日，正叫做滿園果子，只看他兩個人紅哩！昨日天師有偌大神通，也不能取勝。今日國師此去，又未知勝負何如。倘或得勝，就是我大明的齊天洪福；倘或不能取勝，有些差池，反惹他攻上船來，我等性命也是難保。」王爺道：「老公公之言深有理。只是這如今事出無奈，空抱杞人之憂。」

馬公道：「俺學生還有一個處置。」王爺道：「是個甚麼處置？」馬公道：「稟過元帥鄭爺，差下五□名夜不收，前去打探軍情。若是個國師得勝，報進營來，我們安排金鼓旗幡迎接。倘或不能取勝，多遣將軍，多發軍馬，助他一陣。再若是國師微弱，被妖道所擒，叫他作速的報上船來，我們絞動纜車，拽起鐵錨，扯滿風篷，順流而下，回到南京，再作一個道理。王老先兒，你意下何如？」王爺道：「此計悉憑元帥鄭爺裁處。」稟過三寶老爺，老爺說道：「所言者是。」即時差下五□名夜不收，前去打探消息。怎麼南朝的夜不收會到西洋打探軍務消息？原來三寶太監是個回回出身，他知道西番的話語，他麾下有一支人馬，專一讀番書，專一講番語，故此有這一班夜不收，善能打探消息。

卻說這五□名夜不收離了寶船，望崖上奔著，國師老爺就早已看見了。原來西番俱是些沙漠地界，無山林叢雜，無岡嶺綿互，五□名夜不收走得塵土迷天，故此老爺就曉得了。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五□個人多應是元帥不放心，差下來打聽我的消息。只是俺卻也要提防他。怎麼要提防他？我如今是個四大假相，前面羊角道士若是個妖邪草寇，便不打緊。若是哪一洞的神仙，或是哪一代的祖師，我少不得調動天兵，少不得現出我丈六長的真相，少不得這五□個人看破了我。看破了我不至緊，你也說道：『國師不是個和尚，是尊古佛。』我也說道：『國師不是個和尚，是尊古佛。』自古道：『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』卻就枉了我湧金門外托生的功果。又且前面有許多的國度，各國有許多的妖僧妖道，有許多的魑魅魍魎，張也挨我去，李也挨我去，我都去了，卻教這些下西洋的將官功績，從何得來？損人利己，豈是我出家人的勾當？故此我也要提防他一番。」好個國師，無量的妙用，把手望東一指，正東上吊將一位神將下來，朝著國師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鳳盔銀鎧，金帶藍袍，手裡拿著一桿一千二百斤的降魔杵。國師起頭看時，原來是個護法韋馱尊者。長老道：「相煩尊神，把貧僧的四大色身重疊圍護，不可泄露天機。」韋馱道：「謹遵佛爺牒旨。」國師又把手望西一指，正西上祥雲繚繞，瑞氣盤旋，一朵白雲落在草坡之下。長老起頭一看，只見一位尊神：

頭戴槍風一字巾，四明鶴髦越精神。
五花鸞帶腰間繫，珠履凌波海外人。

長老道：「尊仙高姓大號？」那仙家拜伏在地，說道：「在下不足是個白雲道長。」長老道：「相煩尊仙，可將白雲八百片遮住我南軍耳目，不可泄露天機。」白雲道長說道：「謹依佛旨。」須臾之間，烏雲陡暗，黑霧漫天，坐營坐船的軍士還不至緊，所有打聽的五□名夜不收，嘖嘖嚙嚙，都說道：「好古怪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適才明晃晃的青天白日，一會兒就是這等

烏雲蔽日，黑霧遮天。只怕還有大雨來，雨來卻要了我們沒腳手的，不免到這個山凹底下躲一躲兒。」

卻說金碧峰長老一步步的望草地下來。羊角道德真君早已看見沿海岸走著一個僧家，頭長耳大，面闊口方，一手托著一個鉢盂，一手拖著一根禪杖，隻身獨自大搖大擺而來。羊角仙人心裡想道：「來的就是南朝甚麼金碧峰和尚了。只一件，若是甚麼金碧峰，他是南朝宋皇帝親下龍牀，四跪八拜，拜為護國國師，他豈不領兵統卒？他豈不擂鼓搖旗？這還不是他。」一會兒又想道：「我這西洋卻沒有個和尚，想必就是他。也罷，是與不是，待我叫他一聲，看是何如。」高叫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原來三教中惟有佛門最善，長老低聲答應道：「貧僧便是。」羊角仙人看見金碧峰這等鄙萎，心裡想道：「過耳之言，深不足信。姜金定就說得南朝金碧峰海闊的神通，天大的名望，原來是這等一個懦夫。擒這等一個懦夫，如几上肉，籠中雞，何難之有！」叫一聲：「無底洞，你與我拿過那個和尚來。」

無底洞寫供狀的餿酸陳氣才沒處發洩，聽知叫他拿過和尚來，他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掣起那一桿火尖槍，飛過來直取金碧峰長老。長老看見他的飛槍戳到自家身上來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貧僧是個出家人，怎禁得這一槍哩！」那佛爺爺的妙用，把個指頭兒略節的指一指，那無底洞兩隻腳就如釘釘了的一般，那無底洞一桿槍就像泥團兒塑的一般。無底洞分明要走，腳兒難抬；分明要廝殺，槍又不得起。只得口口聲聲吆喝道：「師父救弟子哩！」就叫出三丈長的金身來，就叫出三個頭，四個臂來，就叫出硃砂染的頭髮、藍靛塗的臉皮來。長老看了，笑一笑說道：「好說道你是個人，你又不像個人；好說道你是個神，你又不像個神；好說道你是個鬼，你又不像個鬼。」全不在長老心上。

須臾之間，長老起眼一看，只見他頂陽骨上，有三尺火光而起。長老心裡想道：「此人中不中相交的。」把只僧鞋在地上拂了一拂，佛爺爺衣袖裡面走出一個小和尚來，不上一尺二寸來長，光著頭，精著腳，一領小偏衫，數珠兒一大索，朝著長老打一個問訊，說道：「佛爺著弟子哪壁廂使用？」長老道：「你與我把前面的無名鬼退了。」其人雖小，本事高強，走向前去，喝聲道：「無名鬼！此時不退，等待何時？」無底洞反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吃乳的娃娃就做和尚。」小和尚道：「油嘴！你還不退，要費我的手麼？」即時取出一尺二寸長的鐵界尺來，照著無底洞的孤拐上撲通一界尺，打得個無底洞跌翻地上，四腳朝天。

羊角仙人看見打翻了無底洞，心上老大吃力，高叫道：「好個出家人，恁的凶哩！焉敢就傷我徒弟。」連忙的催動八叉神鹿，走近長老身邊，提起一口寶劍來，望空一撇，喝聲道：「中！」那口劍先從下而上，復從上而下，竟照著長老的頂陽骨砍將下來。長老把個指頭略節一指，那口劍早已落在草地裡。羊角仙人見了，大驚失色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不中看，卻中吃，比著昨日的道士老大不同。少不得也拿出那個寶貝兒來，會他一會。」即忙裡提過水火籃來，一手拿著軒轅寶鏡，望空一擲。這個軒轅寶鏡宜真不宜假，長老丈六金身，哪怕他照。只是長老本心是個真人不露相，不肯把他照破了，連忙的把個手裡鉢盂也望空一擲。鉢盂上去，就把個軒轅寶鏡迎住了，不能不來。一個是佛門中天無二日，一個是玄門中國無二王，兩家子敵一個相當。

長老收了鉢盂，仙人收了寶鏡。仙人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和尚本領高強，不枉了南朝宋皇帝拜他八拜，拜為國師。我只是尋常的傢伙，要他不過。兵行詭道，不免安排個巧計，教他吃我一虧，才見得我的本領，才不枉了姜金定請我下山。」心上經綸已定，方才開口高叫道：「金碧峰，我聞你是南朝護國的國師。一人之師相，百官之領袖。巍巍乎惟你為大，惟你為師。你享這等的大名，還有些甚麼大本領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是個出家人，有個甚麼大本領。」羊角仙人道：「盛名之下難久居，你今撞遇著我是個真對子，你也拿出些本領來才像。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但憑仙人吩咐就罷。貧僧有個甚麼本領拿出來？」羊角仙人道：「也罷，我叫你一聲金碧峰，你敢答應我麼？」原來金碧峰長老是個佛爺爺臨凡，佛力廣無邊，無可無不可。憑人叫他長，他就長，叫他短，他就短，全不用半點兒心機。卻也憑你就是個八天王，也壞他不得。他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有問即對，豈有叫我名字我不答應之理？」羊角仙人道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是個出家人，一言一語，有個甚麼戲言？」羊角仙人高叫一聲道：「金碧峰長老哩！」長老應一聲道：「有，貧僧在這裡。」只見羊角仙人手裡一個三寸長的瓶兒，把個長老撈將去了。

撈將金碧峰去了不至緊，早有那五□名夜不收打探軍情的，報上中軍寶帳。馬公道：「快上寶船，絞動纜車，拽起鐵錨，扯滿風篷，順流而下，竟轉南京。事在呼吸，不可遲疑。自古道：『三□六計，走為上策。』王尚書道：『三□六計，走為上策』，豈我們堂堂大將之事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大丈夫馬革裹屍，『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』。怎麼說一個『走』字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非幻禪師早知其事，但未審是真是假，說：「即如是真，他自有個脫身之計。又或者是個疑上添疑，計中用計，亦未可知也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禪師言之有理。」這正叫做個知師者莫若弟子。即時取出一枝令箭，傳示各營，敢有妄報軍情者，即時梟首示眾。

卻說羊角道德真君拿了一個瓶兒，把個塞兒塞了瓶嘴，叫一聲：「姜金定，你來。」姜金定連忙的跪下，說道：「師父有何吩咐？」真君道：「我今日與你幹了這一個大功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師父怎麼就撈翻了他？」真君道：「他不合打翻了我的無底洞，故此我惱上心來，用此毒汁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多謝師父的仙力，拿了這個僧人，其餘的將官不在話下。」羊角真君道：「徒弟，你拿這個瓶兒去見番王，算你的□代功勞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這個瓶兒有些淘氣，弟子不敢拿。相煩師父進朝走一遭，同獻功勞，也不枉師父下山來一次。」真君不肯去，姜金定決意要請去。羊角仙人看見他心堅意堅，便和他同去，跨著一隻八叉神鹿，左手提著一口寶劍，右手拿著這個瓶兒。番王下榻相迎，說道：「寡人有何德能，敢勞祖師鶴駕，未及遠迎，望乞恕罪！」仙人道：「小徒之請，不得不然。」番王請羊角仙人坐在龍牀上面，自家下階，說道：「多謝祖師仙力，擒此僧家，寡人的社稷堅牢，江山鞏固。自此以後，一時□二刻，俱是祖師之大賜。」羊角真君道：「仰仗大王洪福，憑著小道本領，擒此僧家，實是難事。」番王道：「拿的和尚在哪裡？帶過來與我看一看。」羊角真君手裡拿著一個瓶兒，說道：「和尚拿在這個裡面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和尚拿在瓶裡？」羊角真君道：「這個瓶盡有些來歷。」番王道：「是個甚麼來歷？」羊角真君道：「這是元始天尊煉丹的丹鼎，裡面有萬年的真火，百代的真精。」番王道：「有多少年代哩？」羊角真君道：「自從盤古不曾分天地之先，已經燒煉了萬千多載。及至盤古分天地之後，又曾燒煉了千百多年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會吃人哩？」真君道：「不是會吃人。天地間只有這一股真精真氣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不盈一掬。一真相契，翕受無遺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得那個人進來？」真君道：「我這裡先開了瓶口，方才叫那個人一聲，那個人答應了一聲『有』，大抵聲出於丹田，聲到氣到，氣到精到，故此就把那個人吸將來。」番王道：「叫做個甚麼名字？」羊角真君道：「叫做個吸魂瓶兒。」番王道：「死魂可也吸得麼？」真君道：「吸死魂就是個吃死食的。」番王道：「祖師從何得來？」真君道：「這是我道家第一個寶貝，惟有德者有之。」番王道：「這和尚在裡面，怎麼結果他？」真君道：「到了午時三刻，便就化做了血水，就是他的結果。」番王叫左右的快排筵宴，一則款待祖師，二則守過午時三刻。真君道：「把這瓶兒掛在金殿上正中樑上，待等午時三刻，再取它下來。」番王大喜，設宴相待。正是：

一杯一杯復一杯，兩人對酌山花開。

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瓶來。

番王與羊角真君獻酬禮畢，不覺的就是午時三刻以來。真君叫道：「快取樑上的瓶兒來與我。」當有番官番將雙雙兩兩，即時取過瓶來。真君接著，晃了一晃，說道：「裡面金碧峰長老已經化成血水了，明日擒了元帥，燒了寶船，天下太平，黎民樂業，大王再整一席太平宴。」番王道：「太平宴是小事，只是難逢祖師之奇珍。」真君道：「此乃小事，何足為奇。」即忙把個瓶兒遞將下去，文與文共，武與武連，看了一周，付還羊角真君。真君接到手裡，再晃一晃，覺知道輕了些，仔細看來，只見瓶底上有一個針眼大小的窟窿。真君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哎，罷了！」番王看見羊角道德真君吃驚，把他也唬倒了，問道：「祖師為何著驚？」真君道：「貧道這個寶貝百發百中，饒他就是超凡入聖，上界天星，入在瓶中，過了午時三刻，未有不化成血水者。哪曉得這個和尚鑽了我寶貝的底火。走了和尚不至緊，壞了我的寶貝，無藥可醫。」番王道：「一個和尚這等弄喧，寡人的龍牀坐不穩了。」真君道：「大王放心寬解，容貧道暫且回山採些藥草，補完了這個瓶兒，再來與大王出力。那時節盡數搬出我祖傳的本領來，饒他活

佛，吃我一虧。」竟跨著八叉神鹿，駕起祥雲，望羊角山而去。無底洞趕向前，高叫道：「師父帶得弟子歸山去也罷！」真君道：「你暫且在這裡，我不日又來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全仗先鋒，誠恐那和尚又來哩！」無底洞說道：「先鋒好做，鐵界方難熬。」大家笑了一會。

卻說金碧峰長老回到寶船，非幻禪師只是鼓掌而笑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怎麼遭他的毒手？」長老道：「他是個吸魂瓶兒，叫一聲應一聲，就把個三魂七魄吸將去了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又得回來？」長老道：「是貧僧把根九環錫杖搗通了他的底眼，抽身而來。」老爺道：「他今番又來，何以處之？」王尚書道：「只是一個不答應他，任他叫得花如錦，奴家只是一個不開言。」長老道：「到底不是個結局。」馬公道：「他的瓶底兒已經搗穿了，怕他來怎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他肯甘心做個破傢伙？一定要去泥補。」王尚書道：「就這個泥補裡面，安個機竅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自有個安排。」

畢竟不知長老是個甚麼安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